

世间最酷的爱 最令人感动的亲情

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

彩色中国版

林清玄等著

心灵鸡汤 III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B821-49

372: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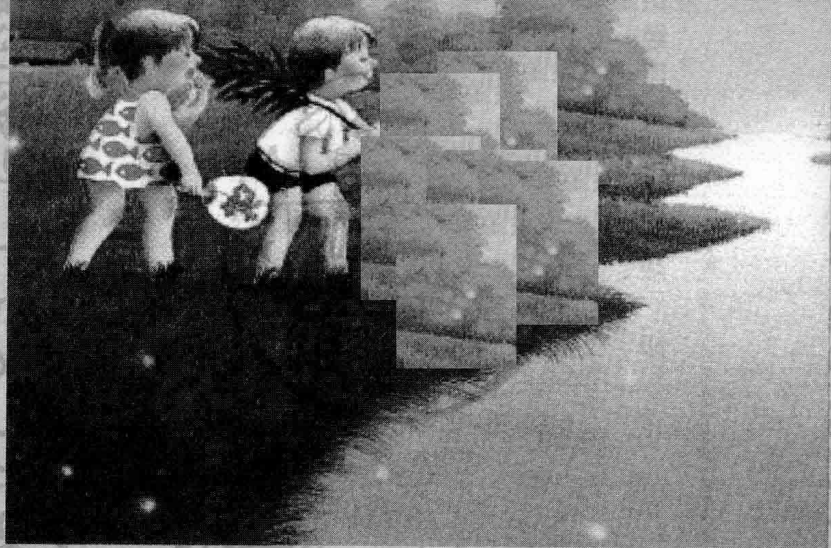
最令人感动的亲情

Chicken Soup
for the Soul

彩色中国版

林清玄等著

心灵鸡汤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灵鸡汤. 3/廖敏编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2. 10

ISBN 7-228-07585-4

I. 心… II. 廖… III. 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

IV. 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6198 号

彩色中国版 心 灵 鸡 汤 III

出版发行	新疆人民出版社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欣跃印刷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	陈 琪
封面设计	蒋宏工作室
开 本	787 × 1092 毫米 1/32
印 张	7 字数 180 千
版 次	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 000 册

ISBN 7-228-07585-4/B·253

定价:12.00 元



卷一 闪亮的日子

- 油漆未干/2
爷爷的双手/5
我永远是您女儿/10
人生路弯弯/13
又是阳光如注时/20
最后的手势/24
我是一个兵/29
认他是为了爱/33
错电话/37

卷二 仁慈呼唤

- 与爱情无关/42
缺席的道谢/45
最后一个月/46

孝心可贵/49
扩大青春的面积/51
穿黑衣服的女人/55
请上二楼/63
爱你的邻人/66
无需完美/71
不要等到报坑填平/74

卷三 爱是首要

不识南风的家/78
三四五/83
珍惜感情/86
照 片/88
因为爱你/94
爱情名片/97
迟来的婚礼/100

卷四 朋友是最短的距离

滴水之恩/104
融雪时节/108
荒园学子/115
山 妹 子/119
“黑户”老邓/123
春天是个读书天/127
亮晶晶的心灵/131
人间的温馨/135

卷五 品味人生

人生幸福三诀/140

5枚金币/143

给予的故事/146

学会回头/148

我从日本邮局取回了什么/151

知足就是成功/155

精彩的是心灵/157

感知渺小/160

苹果上的笛音/162

卷六 亲情关爱

一颗豆粒/166

纸 钢 琴/170

那年那月/173

我的爷爷/175

遗 产/177

卷七 真情专白

海滩上没有发生的事/180

微笑如花/182

一路平安/1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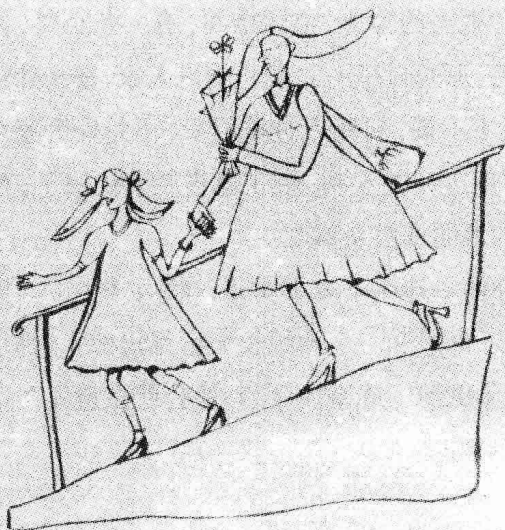
相逢在雨夜/189

起 名/192

捡拾碎片 / 195
久久芬芳的是爱 / 197

闪亮的日子

渴望雨夜，淅淅沥沥；忘不了的，絮语的雨夜。在我的伞下，青春和爱情像种子一样悄悄地萌芽……



油漆未干

同一件事，你以别人为中

心时，你收获的却是你想要的。

那年夏天，我初三毕业，我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回乡
下，看望住在那里的外公和外婆。

外公的家就在村口，离城里很近，并排三间大瓦房，
前面是一片很大的菜地，菜地中间，有一条小路，是进城
的必经之路。那时村里一共就几十户人家，都相处得非常
好，出门也不上锁，村里人进城回来，不管外公家里有没有
人，渴了就进屋找水喝，饿了就进屋拿块饼子，然后随
手在屋前的地面摘根黄瓜吃。

外公外婆一连生下4个女儿，然后才生下大舅和小
舅两个男孩。母亲和三个姨妈长大后都出嫁了，都住在城
里，两个舅舅也到了成婚的年龄，外公就在自家两边各盖



了三间房，一处给大舅，一处给小舅，全家人吃饭、干活仍在一起。可是，小舅妈和外婆不合，总吵架，外公一生气，就把家给分开了，把门前的菜地分为两块，以路为界，路北的地给大舅家，路南的地给小舅家，以后，各过各的日子，大家相安无事。

八十年代以后，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，许多村里人进城做工，赚了钱就往家捎，不久，村里就有人家买农用车、拖拉机，不再用耕牛、马车这些最原始的工具，于是，村里原先的路就显得窄了，车轮会压到两旁的菜地上。大舅、小舅各自把地让出一块，把路拓宽，可还是经常有行人、车辆把路边的菜压坏。于是，大舅和小舅就商量，在菜地旁边打一道篱笆墙。我去的那天，他们正在路旁垒墙，把半人高的篱笆条，一根一根插入地里，再用绳绑紧。篱笆墙立起来了，可是，还是时常有人给撞坏，把路边的菜给压倒。大舅和舅妈看了，心疼地把菜扶起来，用棍支上，浇水。小舅和舅妈看了，就生气地破口大骂，然后把菜拔掉。我看了，很过意不去，我找了两块半米见方的木板，用大舅家刷窗剩下的油漆在上面写下“小心菜地”四个大字，然后把牌子立在路两边。那两天，果然没有人再压倒菜地，我很为自己的这一聪明举动感到高兴。再后来，我

心灵鸡汤

回到城里，整天忙于功课，这件事，就忘了。

第二年暑假，我又去乡下，离村口还有几十米远，就看见路边很醒目的地方挂着两块方木板，正是我去年做的两块牌子，我快步跑过去，一眼就看到路南小舅舅家地旁边挂的牌子歪倒在一边，上面的油漆已经有些驳落了，但是上面我写的“小心菜地”的字迹还可以看清，可是旁边的菜地却压倒了一片。我伤心地转过身来，看另一块牌子，我觉得眼前一亮：牌子全部被油漆新刷过，并且，上面的字已变成“油漆未干”。而它旁边的菜地，丝毫未损。

同样一件事，当你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，你收获的是你不想得到的；而当你以别人为中心时，你收获的却是你想要的。



爷爷的双手

想起爷爷一年都是思念的季节，

一生都是思念的岁月。

我还尚未出生，父亲就已经被下放到偏远的山区“劳动改造”去了。两岁时，母亲也被迫下放，于是我就被留在了城里，由祖父母抚养。直到我十四岁时重回父母身边，我与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二年。

那时候我们的家是一栋两层的陈旧小木屋，亲家奶奶住在楼下，我们一家住楼上。爷爷每日黎明即起，他一走路，木质的地板便咯吱咯吱地响。

南方的春天多雨，绵绵的、细细的、飘飘的雨丝，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。

爷爷喜欢在这种潮湿温润的空气里，教我唐诗宋词。我们没有书、没有课本，从来都是他想起哪一首，就教



我哪一首，什么“燕草如碧丝，秦桑低绿波”、“春已归来，看美人头上，袅袅春畅”；还有“雨里鸡鸣一两家，竹溪树路板桥斜”……等等。

当时还年幼，对这些句子的意思似懂非懂，只知道爷爷吟诵之间，那抑扬顿挫的音调，和着淅淅沥沥的雨声，汇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，叩动着我的心弦。令我在后来每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，都势不可挡地回想起来，因清楚地记得所有的音节而兀自沉醉其中，低吟不已。

有时候为了奖励我，在我背熟了一、两首诗词之后，他会拿粉笔在地板上给我画只小鸟，栩栩如生得仿佛会从地板上飞起来。如果我在扫地的时候多加小心，那小鸟便可以在地板上待个好几天。

进入夏季，小木楼前那两棵柚子树就开花了，白色的、小小的花朵，在肥厚的绿叶间闪闪烁烁，引来蝶舞蜂狂，也飘送起满满一屋子的清香。爷爷就在这怡人的芬芳中写字，他生平最大的喜好便是写字。我则站在一边给他磨墨。他时常一张接着一张不停地写，写在他自己用废报纸订成的练习簿上。有时同一个字写上好几十遍了，他还是不满意。那些写在雪白雪白的宣纸上的，绝大多数是他曾教我背诵过的诗词。上面都有爷爷慎重其事地签名、盖





章,都是他的“作品”。

爷爷的字浑厚饱满而有力,就像他的人一样,一生正直、慈蔼、和善。如今在我的房中,就挂有一幅爷爷写的对联。那熟悉的字迹,每每让我在冷气充足的夏日午后,想起过去柚花和墨香混合在一起被暑气蒸发了的气息,想起在连知了都被烈日烘烤得不耐烦的暑天,爷爷对我说:“孩子,心静自然凉。”

时序进入秋季,桂花开了,天气却迟迟不肯凉爽下来,爷爷就得整夜拿着一把大蒲扇为我扇风、驱蚊。那样的夜总有清清亮亮的月光,将柚子树婆婆的枝叶投影到蚊帐顶上来。随着蒲扇扇起的微风,蚊帐荡一荡,柚树的剪影也摇一摇。

我悄悄睁开眼,看爷爷坐在床沿,一下一下地扇着,他身上的白色汗衫满是大大小小的洞洞。

爷爷曾不止一次笑着说:“破衣裳好穿、破衣裳凉快。”

那时节我年少无知,还以为爷爷真的是图凉快,所以他的汗衫才十之八九都千疮百孔;长大以后才明白,当时实在是太穷,穷得必须将好的汗衫留到出门时换上,平日在家,便只好将就穿那破了也还舍不得扔掉的汗衫。



冬天，家里总要生一盆火抵御寒气，爷爷总是坐在火盆边的椅子上看报纸。当我从外面瑟缩地放学回来，他就会放下报纸，将我冻僵的手握到他温暖的双掌中。

他说，冻僵了的手不能直接伸到火边去烤，否则会生冻疮的。

爷爷的手很粗糙，在干燥的冬天里更有些皴裂，摩挲着我的手，痒酥酥的。每当这种时候，那在墨黑的木炭上跳舞的淡蓝色火苗，就会在我眼前逐渐模糊，温暖舒适的感觉总令我不由自主地昏昏欲睡。

想起爷爷，一年都是思念的季节、一生都是思念的岁月。

我还记得从前爷爷喜欢吃芹菜，不吃茼蒿。我则正好和他相反。每次只要饭桌上有芹菜，我必顽皮地和他顶嘴，坚持说芹菜臭，茼蒿才香。后来终于知道其实芹菜也并没有那么臭时，却已然没有机会告诉他了。

我知道他对我最大的期望是要我去上大学，然而还没等我高中毕业，他就已经过世了。

爷爷一生省吃俭用，生活十分清苦，我曾经无数次想过，等有一天我挣了钱，一定要给他买好多好多东西——汗衫、端砚、一枚漂亮的玻璃纸镇，还要一套精致的紫砂





茶壶……现在我有能力为他办这些事了，然而他已经走远，远到我无法触及的距离。过去念到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”，不知道感慨，如今才明白这句话里究竟包含了多少悲凉、多少无奈。

回乡省亲的时候，我跪在四野苍茫的爷爷坟前，看着眼前那一方小小的坟墓，知道爷爷在里头；而我却在外头。薄薄一块黄土，在这里竟然是如此地强韧坚固，蛮横地阻隔于我和爷爷之间，使我不能依偎在他的膝下承欢，只许我俯拜。

有微风拂过，吹乱了我的头发，也吹动了坟上萋萋阻芳草。这是当年曾经在柏树梢头吹过的透明清香的风嘛！我将脸紧贴在冰冷的墓碑上，闭上双眼，依稀又听到秋夜桂子滴落的声音。

据说，从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便到了极乐世界。爷爷，终有一天，这一抔黄土将不再能阻挡我，我将跨越这层强韧坚固到你身边，那时候你一定会在彼处迎我入永恒吧！只是爷爷，一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，到那时，你还会认出我吗？

我永远是您女儿

下辈子，我还做您的女儿。

记得小时候，父亲总是像一座大山一样，守护着我们一家人。从小家境不是很好的我们，有时连学费都是父母亲四处奔波借回来的。

以前住山上没有交通工具，所以每天上学都要走两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，常常会闹脾气不想去上学；父亲总会很生气的说：“不上学读书，将来要做什么？”因为上学读书是父亲的愿望，父亲小时候家境并不好，所以读完小学后就没有再升学了，这一直是他最大的遗憾。

虽然小时候家境不好，但是父亲从不肯让我们帮忙家事，他总说：“把功课写好就好了。”从来舍不得让我们吃一丁点苦。我总觉得父亲婚前是为家族而活，婚后则

